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遺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漢書成帝即位向教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教

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

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禪微因後后之權伊周之輔詐謀既成遂擄南

而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敬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

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鄉侯閔以莽篡位獻書言莽符命列侯部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

日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外無同息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茲凶並爭張超成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室亦為秦

數杜頊左氏傳注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取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魏志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大祖遷都於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喻不義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迎天子還維董即勸大祖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立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曰勝曰前車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審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鄒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審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卧吾將不窺園圃其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比肩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復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罷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不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經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詭博

弈廢事棄業志寢與食窮日盡萌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体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宰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暴易行坤倉賭弱也賭丁古切賜記被切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罽古買之間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

者守邊趨作罽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

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阜遮要爭利者也下計

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罽中死罽皆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薰士之實技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術也劉向圍碁賦曰

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上漢書曰孫路觀圍碁法於

子兵法入十一篇矣起二十八篇孫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輸如弈弈

而空妨日廢業然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斲之且日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

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志食夫然故孝友之行宜貞純之

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能虎猛搏故以譬武龍鳳

百行蕙苞文武並薦賈逵國語注設

博選良才賈逵國語注設

博選良才賈逵國語注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多書史籍

勲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万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

放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質博弈矣周禮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質博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荷頓之富也荷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

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

者皆天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

切夫神仙雖不自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

之其有必矣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至於道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

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不知汗出浹背媿不能對顏師古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劭理鬢醞醞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

湯之世偏有一漑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漑者後枯

植髮衝冠裂此皆髮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CENTRAL LIBRARY

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種曰穉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長死而

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溉灌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瀆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老子曰我獨泊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六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

泥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郎侯坊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問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且令人重榆令人瞑

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傳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

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董辛害目豚魚不

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董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蘇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

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同勝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山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風者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

斬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

覆之皆有常處入頸處險而瘦於齒居晉而黃淮南子

有遇得乃勝殺取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瘠臨

之使聞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方言曰延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

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

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誠知性命

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

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也滋味煎其腑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夫

以最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最爾小國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

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之絕素問黃帝

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王晏為閔難數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莊子曰終道天者是其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縱少覺悟感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是由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無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相侯曰君有病在臍理猶可湯熨拒佞不信後病迎扁鵲鵲走之相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相侯束皙曰齊相在簡子前且二百

歲小白後無齊相侯田和子有相公午去簡子首末相年二百八年史記自為外錯韋昭曰魏無相侯臣瓚曰魏相侯新序曰扁鵲見晉相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澮外而泄之以尾尚書曰澮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澮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閘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閘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閘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閘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燠盡故名沃焦 欲坐望顯報者或

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

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犬為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

雅云猶如塵善登木猶獸各聞人聲 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

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淮南子曰豫章之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頃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

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榮澤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徧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

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

妄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者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

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

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感不信受也准

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

曰虛其心則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

純白獨著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易恬淡則憂患

易恬淡則憂患

易恬淡則憂患

易恬淡則憂患

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

之以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

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

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

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

玄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

子曰垂事則形不勞留生則精若此以往怨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半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

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

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春飲元命篇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李華蘭遠

類與二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運也春秋元命篇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故運之將隆必生

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換命篇曰蒼戲聖明之君必有忠

集林曰李東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

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

美績病卒

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介介紹介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
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符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
鑿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聖社明此
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云宋均曰里社之君鳥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怨者聖人怒則天辟云矣湯起放桀時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
蓋此符也明與鳴古字通又曰聖人作龍無首吉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湯立以為三公太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
卜田史編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非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齊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百里奚奚在虞而虞
尚父時維在虞揚諒彼武王肆伐太商百里奚奚在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
始乎虞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奚三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以
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為它人言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皆不省 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

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

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鄒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

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與春秋感精記

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戒同心避之敬谷反呼老人

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

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

將降時雨山川 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為之出雲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詩大雅文也 幾云中申伯甫甫侯

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也 豈惟與生亂亡者亦如之焉

春秋曰田有幽王之惑褒女也 祆始於夏庭 史記曰昔

興王之士也 襄也 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載之乃

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云而未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

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

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繫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讎遭之既筭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謠繫孤箕服寔亡周因於是宣王聞

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

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

褒姒幽王遂殺幽王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政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政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過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而見之遂使為豎牛之婦人獻以
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牛之婦人獻以
為政田於浦立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三出
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
數也孔安國尚書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
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
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
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
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如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二霸之

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

淫奔也陵遲男女六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

靈景周之辯詐之偽成於七國也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

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也酷烈之極積於三秦既成故

加之以酷烈也解朝曰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過其端孔子語曰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臨驥之馬亦驥之乘瞻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夫子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當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頃之或謂孔子於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仕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不生德於予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楚昭王曰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平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

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

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踈之以誼為

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原楚賢臣也彼讒遠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

自諭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累音義曰屈原赴湘故

曰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夫知命矣周易

天知人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

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謂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

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

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

露行兩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洗物不

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

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寀塗其

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弱以清好灑

人之惡仁也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

案式甚切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

乃毀誼於是天子亦踈之以誼為

被讒遠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

湘累音義曰屈原赴湘故

管子曰水有大小

出之溝流於大水

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

禮記月令曰季夏

管子曰古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夫忠直之達於主獨立之負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求成

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彼所以處之蓋有

筭矣蒼頡篇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

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夏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

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豈獨君子恥之

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

除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傳成施俛仰尊貴之顏遂也勢

利之間

杜預左氏傳注曰倪師伏也鄭玄毛詩箋曰

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楚趙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九之所集從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岐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

孰親得與失孰病又家語子貢曰與其俱故遂絜其衣

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脉脉然

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脉謂相覩貌也郭璞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子日義必利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湯生蜚廉

惡來革去阜决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蓋知伍子胥之屬

以朝焉王及列土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

賜之屬饋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饋

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

其族以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

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

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蓋笑蕭望

之跋未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

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

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故夫達

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

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必須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

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為靈皋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相子新論曰子貢對齊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璧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漢書曰臨甯宛成都市長比皆為五均司市師也寒衣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寒衣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推直紛而守敷更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黠結服虔曰黠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髮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蔡邕道屬河以取敷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魯孫之吏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丘也鄭玄曰庚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頌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擲廣雅曰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或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利害生其左攻

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天地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寡致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

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

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呂氏春秋

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乃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

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

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

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

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

者正文天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致千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

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所以亡也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谷賓戲曰王塗盜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谷賓戲曰

麻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於是羣

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

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叔素遇堅無礼堅過殺之比至南陽眾數萬人焚辭

曰雷動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發威稜

則夷羿震盪達兵交則醜虜授首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發左氏傳釋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執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

禘音補蒸饗皇祖毛詩曰祀祭于初毛萇傳曰禘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禘皇祖謂漢祖也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交呼闕之羣風驅熊羆之衆毛詩曰淮厥武臣闕如虓虎尚書武王曰雖兵以義合

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然皆苟藏勦哉夫子尚相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

文五十三

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
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
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或師無謀律
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其威權令資忠規武
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相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而出也禮記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
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
曰先王明罰飭法趙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吳志曰
充國頌曰諭以威德

成張昭一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
所寶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
為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將比
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曾裔也今而始大
威孫統干國之紀紀門斬關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非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起
為夷庚漢書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
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言曰攀台階開紫闥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步騭以名聲光國

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為

濡頌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

門生手不釋卷蔡邕嘗陳太丘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

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

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

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

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音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淮南子注曰幹彊也音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風義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

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

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博字叔方吳郡人也德

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為車奉使則趙咨

騎將軍出浦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

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問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此品是其仁也

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

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所有智謀

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

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

至少府國語曰使張

老延君譽于四方

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

老延君譽于四方

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

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

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

公又曰趙達河南人也

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

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

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

機祿祥也居衣切

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

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

今之巫祝禱祀之

比也晉灼曰機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吳志曰董襲字

元世會稽人也

為備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
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
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
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列廬江人也累有勞功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
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
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
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諍舉不
云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失策廣雅曰謂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
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
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西與天子爭衡鄭玄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漢書是錯曰戰勝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

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
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遊於楚羽檣萬計龍躍順流羽檣言疾也羽檣曰杖
過漢陰易曰見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謀
田或躍在淵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輒也戎車
臣盈室武將連衡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
吞江滌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井力
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
記注曰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遁逃也
罍辛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
關羽取荊州先主

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
奔解還魚復改野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
升馬鞍山陸遜泥諸軍四面慶之續以濡湏之寇臨川
土朋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
擢銳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險方王逸曰蓬籠山名由是二邦
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殺匹馬隻輪無反者
之將喪氣挫鋒勢劬財賈而吳莞然坐乘其弊
論語曰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傳曰
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臧霸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音曰濟
前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
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于群后典引曰欽虎臣類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
若上下恭揖群后
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疆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鐵望殿而奮
說文曰鐵鉞有鐔也亦曰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
人工商各守其化協殊裔風行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
業以供其上
圻方千里圻界乃俾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
也言風教及遠
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介行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 周禮曰王

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漢書息夫躬曰月璣重積

而狎 **輶由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 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

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朝閉閉 **齊民免干** 字略作輶橫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薄萌切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漢書蘇蜀父老曰今刻齊民以

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 **大皇既** 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殺幼主莅朝 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尊號 **茲回肆** 虐暴皇華與 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

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 **虞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之良主也 兩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降及歸命之

初 吳志曰孫皓降晉 **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尚書曰尚有

召彼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蹇諤** 故老

規 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則州牧又曰陸凱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

聞周舍之諤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吳志曰施績字

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解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

皓以為 **丁奉離斐以武毅稱** 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

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

與離音相近是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吳志曰孫皓以

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如夢焉又曰孟子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樓玄
字易焉英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賀劭之屬臺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

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

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左解之志皇家有吉朋之豐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

侯無境外助此之謂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

發曆命曆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囑其運數而發

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命安東將軍王渾

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

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

陽城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

二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

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

上將軍伐齊破之齊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

言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浹祖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

面縛輿櫬降于濬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

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

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夫曹劉之

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

日之曹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質易也詭文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云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

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曹裔也今而始大比

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

警愚荒後漢書吳祐曰夫吳相去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

許由曰齧缺之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

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按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登丹

府之愛按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焉別部司馬又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荆州將吏悉

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對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報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

雖見囚後皆推用為是各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

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

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江表傳曰曹公入荆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

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

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辨與子

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接也

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論

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

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

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

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交州刺史燮率

董督十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薦爲交州刺史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權如賓爲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

左將軍燮遣子燮入質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

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

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感陸

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連事未詳感陸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

曰陸遜陳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

爲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待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待坐者莫不惶

遽惟大司農劉基走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屏氣跼局躡脊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其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躡吳志曰呂子

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

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

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吾願左右言笑不然則

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廷友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上虎子也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臨壇顧謂公卿曰昔

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

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之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護志士咸得肆力

國尚書傳曰謀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猷夫區區者也言其

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方言

曰猷安也故百官苟舍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合矣少有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重服蓋嫌也漢書文帝曰豫建

達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爰及中葉天人之分

下也劉兆毅梁傳注曰備不足也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雖醲化豔

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

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其器利其財豐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厥之始

亦不入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於室也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

或有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蜀滅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潘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川

阨流迅水有蘄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詩曰元戎十千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切漢書曰自

乘以先啓行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咸切漢書曰自

千里李斐曰舳舻後持施處也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大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

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是謂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敵之人盜而不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聞之亂憑

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

秦持千金之幣厚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震翔言衆

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繼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已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皖東皖

陵步圍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深溝高壘委申

城在東皖上而當圍城之北其迹並存

養威反虜跪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

道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騭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

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

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

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關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

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師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

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我自是烽燧罕發言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

夫太康之役衆未盛謀非吳釁深而六師駭駭也

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

皓天紀三

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唐公授馬自號都督交廣

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昔謂曹劉之世而邦

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之辭也玄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

支不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

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乎險

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吳之興也

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

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明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循也功不興而禍違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
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
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
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
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
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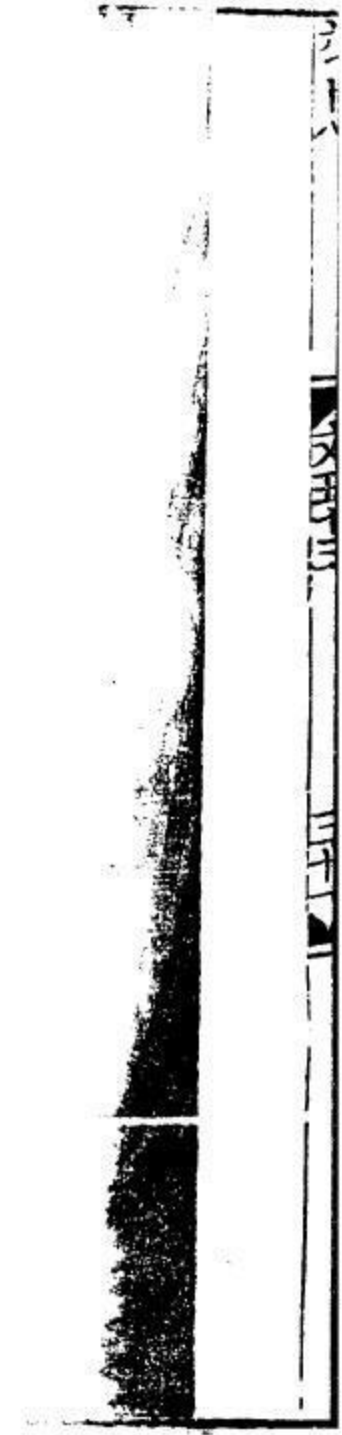
曰微子將朝周過穀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
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勗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稟善法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侯

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畧古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自秦漢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革刻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

訓誥曰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

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九卦之法也呂氏春秋曰知其為人不

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樂武

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孝經曰

身不忘其君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周易曰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

CENTRAL LIBRARY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樂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利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

則無敵也毛詩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存曰憂深思遠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譬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

天網恢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四體辭難而心督

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督亦喻王室也論語夫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崇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勅之廢興繫乎其久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愿法期於必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涼明道有時而閻言法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

與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慈也娛萬切左氏

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獎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

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鄭京樂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也侵弱之豐蓬自三季

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惠

用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

主頁也韋昭曰季未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

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

曰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成

益爭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

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目所親見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

法之又明之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畝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

所以一之也小雅豈玩二王之禍而閻經世之筭乎

曰封畝界疆也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吉朋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

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兼非謂侯伯

也尸子曰聖人權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昆諸侯釋位以問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

天子加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各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德周之失

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傳宋昭公將去君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言國語曰晉

嘗不怡史記范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

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

懲戒亡秦孤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

我大德也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愛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

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連

爾雅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今善也侯曰求諸侯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

莫如勤王也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矜然矜之者何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取其請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一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庚陸

軍之戎遂至于維定王使王孫蒍勞楚子問罪之大小

輕重焉杜預曰示豈劉項之能開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欲逼周取天下也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

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霸西大澤鄉勝自

立為將軍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敵大覆

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敵大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漢矯秦枉大放侯王

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境主踰溢不遵

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故賈生憂其危朝黜痛其亂

舊典尚書曰舊典時式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

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諸侯之

罪過刑其支那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

此宗廟不安也

民之力也四特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莽最綱先反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八匈奴故不數之

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云八匈奴故不數之

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

夷於鯨從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

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

陵為木軍所殺漢書曰賈捕從兄而殺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

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言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下乘東南盡曰所出尚未足於徒羣盜所邪而反何

也然黥當為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

反以表盜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其欲是蓋過正之災而

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

非建侯之累也橋枉過其正已見上文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

文五年

六

備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昔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

齊王今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逐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

漢易於拾遺也 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

奔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 光武中興篡隆

也尚書曰御史有一於身家必喪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言光武猶遵

也尚書曰御史有一於身家必喪 僅及數世姦執充斥

尚書曰冠職姦究執與究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疆

專朝則天下風靡 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出一夫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一夫謂董卓也漢書在周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左氏傳曰初

王生子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焉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

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

詹父田而取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

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石速士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

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挑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

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

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王之族以作亂單子

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
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
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類收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
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鉦征天邑輦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博玄西都賦然
曰巍巍絳闕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韓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是以宣王興
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襄厲王王
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
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類鄭伯見號叔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號叔自此門入殺王子類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
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干温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弟也同母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借闕暫擾
謂王莽也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尊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
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
少帝為遠弘農王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
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
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
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
而大庇民乎阮瑀後漢書曰趙孟
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漢書曰燕齊之間
方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
公卿多節史記王蠋謂燕將
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

州刺史特中劉公為兖州刺史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

約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莽王有寵子國有與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

駟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

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曰用

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虜雲合民望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也或以諸侯世位

不必常全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

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

比迹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書曰三載考績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

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

度惟嚮管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已乃始

圖之故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奔競以招

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修已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已修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

安國論語注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

也銜猶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

疾也利已鄭玄論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巨挾一時

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嬰繞也故前人欲垂後嗣思其堂

構乃邦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兩愚亂則過

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滄右流寓魏庭冒獲艱危

豈圖遂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

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諷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魏志曰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
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者頗篇
曰闢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李然
蚤天盜既日殺不辜所入之內竟至於鵠冠甕牖必以
以壽終此其太彰較者也余甚惑焉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楚人略鵠冠子者蓋
以鵠為冠故曰鵠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
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
賈捐之曰石頭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
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無門惟人所召
謹昨異端斯起每與來敏爭此二義當說謹昨裴松
音祖格切論語子曰功乎異端切昨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文旨其本亂在天故曰論其本亦
子玄作及
吉凶由己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謂之自然成老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
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
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觀於呂梁見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
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
故謂之命也兼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鼓動陶鑄
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存乎辭韓康伯曰動者
也交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蕪姑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
引曰沉淳交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處劉之志曰亭
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處劉之志曰亭
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陸
左氏傳呂相曰爰夷我農功處劉我遠陸言殺也陸

之淵泉非其怒并之霄漢非其悅陸之淵泉鱗屬也非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蕩乎太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然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物者也洋洋乎大哉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正得秋而正而實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也者自天之命也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易春秋元正不過得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天咸定冥初魏文帝與壽命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天地所不能變必死

之命何有通塞之遇鬼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也夫以翅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至德未能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曰唯之必死賢聖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辭子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周公也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毛萇曰蹇路也躡音致漢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顏回敗其叢蘭耒耕

歌其采芣死文子曰頗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三而早

輿困臧倉之詐崔瑗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孟

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已者以與君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

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君山鴻漸斲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相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目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戰聖賢且猶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慄至乃伍負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君山鴻漸斲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相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目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
失百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
卒周易曰鷓鴣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
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
記曰馮敬通少有志儻之志明帝以為高雲之鳥東觀漢
而不用遂通少有志儻之志明帝以為高雲之鳥東觀漢
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
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璉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
顯齊書曰劉瓛字子賤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
篤孝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
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直文惠太
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
山秀士從之璉君影切璉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不窮後漢書曰揚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
得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
融論曰灑灑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
京賦曰狀亭亭以山石峩郭璞遊仙詩曰高竦風塵外皆
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毛詩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招次殂落宗祀無
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因斯兩賢以
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
也又曰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同馬彪莊子注
鬣後也論語注曰傲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
宿莽與櫟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
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芳與麋鹿同坑膏
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
曰理戒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之與殤子尚書曰三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
臣諫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
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
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未號年七百莊子
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
壽于殤子而天猶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待頓已見

彭祖為之天猶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
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
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

靡雄頽廣顏色如漆楮垂髮臨鼻長用而鬢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
醜而有德也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之天皆得之於自然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子曰古

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紛延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周禮曰交錯

禍考福之所倚福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

亦憑人而成象壁言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

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徇物言如天王冕旒而執

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CENTRAL LIBRARY

萬物也。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能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山周易曰見龍在

祭時天乃命湯於鯀宮有神來告曰百及德大亂往攻之

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曰三神曰予既沉

潰殷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

霍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執鸞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論語令禹

投大子遷光祿大夫賜閔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

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王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漢書曰侯

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侏拾地芥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不知昧者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

義則殊請陳其梗槩東京賦其梗槩如此夫麻非顏賦理哆為訓頁

六子頰形之異也林楚辭曰麻非頰賦理遺視縣此王逸曰

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嚙口不

正也夫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雖頰戚是朝

秀晨紋龜始學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朝

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鶴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

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者昏寂爽神之

辨也史記曰溥下駢說鄭思畢趨出曰州人者吾語之

氏傳曰程滑殺禰公荀瑩士勸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

大丈夫括

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與曰吉凶由人史
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聞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曰夫子
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曰夫子
適周見其弘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日上
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日上
下正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因貌狀撫鏡知其將
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大尉撫鏡知其將
刑厭頰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
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道立焉乃大有
事於辟望而祈日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用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入再拜皆璧而星虹樞雷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王之瑞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

舍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室生黃帝漢高祖皆
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只王貴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大號渙散也若謂驅龍虎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質真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
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原道者測宵冥
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空桑之里變成洪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
令婦人養之察其所出然曰其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
湖嫗視東城門間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往視門門吏問之姬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楚師

塗門明日姬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因沒為湖楚師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

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

卒淮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

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命俱死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

故相積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

於長平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王彌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也類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

以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

為孝文園令既病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

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若然者主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詭恥豈雀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吾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爭前愚而後智

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卒長短縱橫

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夫
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
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
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遂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隙隙禁辭曰寧盡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話
取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問忠說外將榮悴有定
南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
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根哉
夫虎嘯風馳龍興
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卒而
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
八人蒼舒噴鼓擣鼓大臨危降庭堅仲
容叔達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卒八
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
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
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豷庶庶
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閻主衆明君
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
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閻王之在上山豆忠諫之是
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異家語頡頏曰閻薰蕕不
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
不與茨棘俱植亦鳳凰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
曉暗西都賦是使渾胡敦徒擣桃杌兀踵武於雲臺之
曰接翼側足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
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
賊奸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
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罵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
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世
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誅其節而耕於
巖石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益故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我
天降命不可得反

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以誅殺
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

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竟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雖大風立

取其妻妻之不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

於青丘擊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

於青丘擊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擊齒
於華野之澤殺九嬰於赤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上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
高誘曰十日而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此狄之地有
凶水風火鷲鳥青丘東方封豨大豨桑林自金行不競
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无親

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金行謂晉也于室搜神

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
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

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
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上論曰電發荆南

傾五都東京賦曰洛陽傾五都居先王之

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

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萌

傳曰黎衆也東京種落繁熾充何神州范曄後漢書曰

賦曰區宇又寧種落繁熾充何神州梁商上表曰甸

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鳴呼福
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豈非否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也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九人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相範世要論曰遇不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說不待李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卅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美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必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季路季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子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故季路季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子曰子路東鄰之野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无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召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死林頃曰季子子路是也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尚書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馬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

肱可乎曰可移於相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章

曰君善言三災或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

廣雅曰災或謂之執法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呂氏春秋曰湯

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

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

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而此

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且于公高

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

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

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

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

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

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曰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而晦難測也左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

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

也崖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

零也朝生夕死莊子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

瑋壁斯罄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

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毛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于叟種德不逮劬華之高

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酷劬華已見上文說文曰曠不

收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

改其節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古人為善惟日

之難也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音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

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鳴君稻

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

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峒弟曰夫

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

樂天知命故不憂

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逝而不召來

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逝而不召來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子惡乎知悅生之

非弱喪而不 瑶臺真屋不能悅其神戶子曰人之言君

知歸者邪 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土室編蓬未足憂

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其慮 非有先生論

不充拙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

孔子曰儒有不 慎獲於貧賤不充拙於富貴自南謚高

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

遑於富貴論語曰富 豈有史公董重相不遇之文乎司馬

與貴人之所欲也 太史公故曰史公 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重相

李軌曰董相 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守太子右內府錄事參軍事出賢館置學直學士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楨梁與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拔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焉亦



文五十五
被練裙路逢峻峻
絕交論劉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

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

許慎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

之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談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末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交

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麓

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謀曰好和琴瑟鬱郁香

也上林賦曰芳香潤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黃曰婉變董公墳麓已見

聖賢以此鑲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刻鍾鼎

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

於鍾鼎傳於後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世王牒已見上

世王牒已見上

世王牒已見上

世王牒已見上

世王牒已見上

世王牒已見上

世王牒已見上

之雅引

此言良明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其鼻端若蠅翼使匠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父矣自夫子之死也吾

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

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

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曰馳往赴之既至壙將

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傳柩移時

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

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

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

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其

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曷為各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

陶陶哉

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瘳多也魯靈光殿賦曰

測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

劇秦羨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而朱

九乎漢書曰桑弘羊雖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

益州汨彛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雁鷓鴣

人靈於豺虎豕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

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

孔子曰初奚對乎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

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嬰嬰者相切直也列子

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

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

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

鳩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

人心悖豺虎長揚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

德辨主人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自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

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
 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
 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
 曰大正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
 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警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
 麥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開風教如龍驤之夔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維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為命者名也班固漢書薛彭述曰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濟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
 也日月聯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喪

時之義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推道之微旨然則隨
 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
 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
 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善於蓍龜王弼曰豐豐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
 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
 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台賦此詩以言權反而何晏
 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
 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罔
 象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儼名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陵夷已見五等論

兩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莊子曰萬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遠叔世民訛狙詐颺起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上明良朋此明指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典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谷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也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九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哲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高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血山之施左氏傳我句曰雖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

素交盡烈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莫正論曰夫時藉衣塞路百姓鳥驚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嗆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燻灼

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顓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

寒霜露九城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
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
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
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
飛鶴馬以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焉
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皆願摩頂至踵隨膽抽

賜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曰勢交其
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
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貴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衣貨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尤連時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其膏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香鱗萃公鷹教鳥之稻梁
王筭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蘭矣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駉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衣貨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尤連時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其膏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香鱗萃公鷹教鳥之稻梁
王筭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蘭矣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駉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衣貨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尤連時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其膏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香鱗萃公鷹教鳥之稻梁
王筭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蘭矣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駉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衣貨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尤連時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其膏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香鱗萃公鷹教鳥之稻梁
王筭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蘭矣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駉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衣貨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尤連時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其膏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香鱗萃公鷹教鳥之稻梁
王筭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蘭矣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駉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步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衣貨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尤連時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其膏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厥香鱗萃公鷹教鳥之稻梁
王筭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昔蘭矣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駉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山擅銅陵家藏金亮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陶

馮鷲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尊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
持酒於前銜恩遇進款誠接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
時賜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接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

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
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切標松竹左
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
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東國公卿貴其籍其摺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

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
甚音義曰根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
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
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望望之以為神仙舉
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加以類類類流

為危言穀論東國洛陽也類類類流
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類類類流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與別也
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搖掌焉與鄭禹書曰衍
以為為神翰意則助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
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叙温郁則寒谷
來可以為倫歸來知方何事南荒也

成暄論嚴苦則春葉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二

言毛萇詩傳曰與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非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

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
書曰任其飛沉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周易曰樞機於是其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
之發榮辱之主

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子騷之

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二也弱冠已見
士論漢書漂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毋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附
 賈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
 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
 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馬陽舒陰慘生民大
 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情憂合驩離品物相性時則慘莊子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成亨
潤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
 涸相煦以沫相濡以沫論
 謂曾子曰鳥之同病相憐歟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
 將死其鳴也哀
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
 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斯則斷金由於歎
 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子于懷
隘勿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
 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氏傳
 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便負
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負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陳餘因張
 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
 以濯漑說文曰濯漑也毛萇詩曰漑漑也在於貧賤類
 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仕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
 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士奔吳亦以嚭為
 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
 為大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
 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護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錢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棠澤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馳驚之俗
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遊秦撫翼俱起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縲衡所以揣其輕重縲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縲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由是史蘭董璽百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騖之所廢淮南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乎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
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縲說文

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縲以疾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
志崔琰曰邢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習鑿金擣襄陽記曰

舊曰諸葛孔明為時龍騰土元為鳳雛晉書參史史魚
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錐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昔蘇武為節彥文舒向金玉淵海鄉雲黼黻河
曰雪白冰折儼然曜世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末刺錦之末織恒絲庸帛何以異
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李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
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淫滑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金救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

史詩曰視之若笑塵穢舍司馬一命危朝露身輕游
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

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勉人貧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氏為我披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衡重錙

銖縲微影飄撇四雖共工之鬼患驩兜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緇已見任彦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筆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謫庸同伏諺蒐懸杜預曰謂
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掩義隱賊奸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漢連珠
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躡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眙跋扈東陵盜跖也
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躡其路切皆

為匍匐遠逝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使辟

道守其誠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

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能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癰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子豈齋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爵王閭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

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憂忒是日量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葷筍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葷

尤也答賓戲曰凡斯五交義同晉書謂故相譚譬之於

閻闡林回喻之於其醴禮注曰鬻鬻也譚集及新論

也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

然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交而夕憎

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爾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

暑來暑往則寒來寒往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

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陸賈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

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

各相乘躡翻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惡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誦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安口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

何知之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敗德殄義

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

鞮相若也難固易攜難訟所聚三釁也杜預左氏傳注名

陷饕餮食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古人

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故王

丹威子以標楚朱穆昌言而未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州之交情刺當

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耳重言之者歎羨之至范

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謙以祠焉禮記曰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猶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菲多寄言

渾沌得宗用象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聖傑早緝銀黃

得珠旨哉言乎

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陽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

也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麗方駕已

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

特竊謂英特為是辯士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

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

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

為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胥吻朱紫由其日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

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

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於是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鞞為坐客恒蒲蹈其閭闔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

曰郤國輻湊浮食者多解鞞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軒比駁填接街陌說文

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淄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蒲

鄭玄禮記注曰閭闔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波其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鳴影組雲臺者羊有趨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凡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族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駿服也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之矣君獨無滿被僕也滿被煎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餘人有相摩漢典職儀

吳都賦曰躍馬躡蹕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徽烈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陸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

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王將軍書曰雀鼠
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窄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助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

詐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

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

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

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隨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

米飯白茅籍以雞置前醞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

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嶂藹之地

諸孤助子也劉藩梁典曰助

無許學墜其家與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

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

幾死胡比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勅上書曰士人處困寄

命漏刻將子乃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藹之南

梁典不言助子處之交桂今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

此謂劉洽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正未

疾其苟目乃廣朱公表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故南陽餓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假視見其困厄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常以爲常羊舌公

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

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成子自魯聘晉過

于衛右宰穀臣止而餽之陳樂而不作賦畢而送以璧

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親我

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

是迎其妻子還其

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嶄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

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

文

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

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

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郟曹

植應詔詩曰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

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汗楚詞曰吸精氣

而吐雰濁兮 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傳文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班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諍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 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字蒼君所以紀陰

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

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女用窮於紀星迴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箴曰山之上之衆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以導其

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撒也五行

錯而致用曰時違而成歲也夫五行四時位天地造物者

成陶鈞之致春秋異侯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勅以要

克諧之會

三才理通越言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

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

契君中納鏗端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
友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
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
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
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鑑銖之衡懸千斤之重
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

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
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

越未能與我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
爭稱負也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
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撥契所以垂美也善曰

諡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物驗
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幸興不降佐於昊蒼此意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云

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溺雅
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貴于丘園未帛義

或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國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
明必有束帛之聘或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

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下教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又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信
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又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車東招我以弓豈
不致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

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即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
朱軒之使鳳舉

於龍推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襄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卿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上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位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卿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

無仲至西山之能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

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

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觀稱物納昭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輝

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姓豐含饗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

周之時麗許慎

曰灑猶況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眎丘園之幣洗涓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占之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

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於巢於傳巖而精通武丁

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網整也說文

曰振舉也陸云洗涓而密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涓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涓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賴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山以其言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

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己不并祿位洗耳

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今

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者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故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有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不惑荒媼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絃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

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西安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寔具繁絃所思此言言

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絃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絃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絃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

颺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為鵲能飛不假風力鳴鴉夜見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超淮南

子曰鵲性也高誘曰鵲鵲謂之老荒鵲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為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

明謝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遽伯玉之賢而未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

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

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

伙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

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

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刑

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

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終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文應

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中以頭擊門而列云觸車未詳其首

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將賞胥臣曰舉卻缺

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舉其標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明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後又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

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上喻利眼臨雲而息照後又後

時而屢數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

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

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謹人乎子

曰鄭人謂玉

宗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友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貧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馨喻貞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齊

俎子罕慟哭於介介夫終使晉人報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饗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肯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非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殺伐齊師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哉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吟嘯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專而巳豈復係門

闕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白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也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侯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遠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

言流而音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曼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

繁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隊委蕭艾被其凉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

葉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歸是以准

月直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

級至其極也殊塗其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宗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鑿鑿屬也取水

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盞謂以明水滌梁盛黍稷炬音燧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

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

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鄒人馬

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于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分薰息猶芳徵音錄響音操發節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言安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
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魏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
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豈洽之政尚書益曰至世感神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
既尋虛而捕影
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託探心
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益祈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曰儷其精重光以見言
祥談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胡貞觀而久化應劭曰貞
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
甚焉

臣聞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
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
朝穆穆楚戮費鄂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一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幼美也三臣費無
極與鄂將師也巳見李壽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
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櫻奕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
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助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窺音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

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華丹朱之心仲至德冠

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

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勳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惟性守故天道可知矣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善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遐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遐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遐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崩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蒲密之黎遺莊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

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怨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相檢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此溟有魚名之曰鯉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緝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至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頰則離朱與矇眵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磁硃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時來則賢員明易與數逢燒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將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類禮舍也西頰謂日之也東秀謂日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矇眵詩曰矇眵奏

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矇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鄰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磁硃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乎管下倭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鐘九寸之律以反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倭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帶有之與懷銘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擊鼓踈擊以節繁絃之

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

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

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足以至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傳室不思銜燭之龍此

今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鷗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罔沒汝竟曰及績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交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玉鮪劉邵越都賦曰巨鰲

山陵魚吞舟也周禮曰春獻玉鮪劉邵越都賦曰巨鰲

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獨龍

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古曰楚辭曰衝風起

也言及遇颶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折丈木飛太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言舟牽靜而舟定故曰靜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隸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言屋係平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內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論曾參史史魚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爭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

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德激三軍之濟俗少原流慟請輕薄之頌風善曰雷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三其時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疋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出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土著著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志故也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與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事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雲雨明正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忝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彿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去盡為不忝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貫鼓密而含響音朗笛踈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齊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沉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應貴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

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

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

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別其後思者不為

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此身則小身所重也此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參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濶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義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止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晏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

其度此即志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密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善曰言勢自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

南子曰夫寒之與燠相反寒地圻水凝六鼎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威之故曰吞

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嫪毐將軍新垣衍

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

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標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

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

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史武王

以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

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

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滯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辰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併悛李軌曰陵雨暴雨也併莫經切悛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森即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

大極是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

生兩儀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

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周易曰苞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男女然後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父子然後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婦德尚柔令早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

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志和

王初即位好狩

樊姬者楚莊

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相公之夫人相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

音衛姬疾相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相公也

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怙

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曰猛獸得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婕妤好直前

不懷防微慮遠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

而不衰

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

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

皆各有各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飾或愆禮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荀違斯義則同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

聽無響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

隆者墜

鑒于小星戒彼攸遂

螽斯則繁爾類

驩不可以黷寵

文五十六

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驥

畏驥驥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專實

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

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朱過宋東

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朱過宋東

之於逆旅逆旅人有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

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治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

惡吾不知其惡也結因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

職汝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

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

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

自是止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有文實刑管之法女史不記其

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

班固作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諸憂平竇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寅亮聖皇恭翼王室尚書

待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恭翼王室尚書

孤寅亮天地弼予一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

兩弗迷毛詩曰維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清緝熙文王之典

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滅僖伯曰三年而治

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天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羗侯王君長

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計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寶太后從之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漢書楊雄河

雷輜勒以八陣益以威神

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

遂凌高闕下雞鹿

漢書曰遺將軍衛

經磧國絕大漠

文說

斬溫禺以

漢書曰遺將軍衛

後四校橫徂星流

漢書曰遺將軍衛

滅區殫反旆而旋

考傳驗圖窮臨見其山川遂踰涿邪

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于劉列南兵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遠去依安侯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為單于有太子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冒頓死子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藉弼立號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曰老上單于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又曰匈友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正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將上以據高文之宿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

字振大漢之天聲起于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求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鏤王師考征荒

裔毛詩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考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負

其邈考巨地界封神兵考建隆竭說文曰竭立石熙帝

座右銘一首

載考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

業率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發語曰無使名過實守

愚聖所戒越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

下守之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

如月之皎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昭昭不柔弱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也
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論語曰君子待則問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謹節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鄭璞王荅曰苟誠也

劔閣銘一首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鑄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
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岷嶓皆山名也
南通邛棘蒲北達襄斜漢

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襄谷口南口曰襄北口曰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謂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之峻西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
由徃漢開自有晉有晉也鍾會之代蜀雖在魏朝政由
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漢
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趨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
行也趨難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固

弟莫可使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德險亦難特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

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武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作

侯曰善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九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銜壁守自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

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王子也魏使鄧艾代之後主

輿觀自縛請壘門左氏傳曰楚子闢許僖公而縛銜壁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

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小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尚俗湯黜夏政尚書

正月朔曰受命于神宗聖子曰烈之亂武土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偷而人不易上受政而人雖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而冕纁宜合天人啓其鉅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王

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畧曰景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柔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其慧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在齊之季昏雀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二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

刑酷然炭暴踰膏柱左傳子囊曰赫赫焚國而君臨之

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突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象仲曰州乎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濟矣毛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子不敢不踏又曰於是我是我皇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瞻烏愛止于誰之屋於是我是我皇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

陳羽其百神提足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

操馬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鈞陳後

官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

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

同福攸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奉義

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

未元二年十一月高祖繼南康王寶融以上號令以高

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

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

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

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

趨楊修計昌宮賦曰

曉暖低徊天行地上

命旅致雲屯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筮協從人祇饗附命旅致雲屯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斬白蛇中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天子發渡河中有動

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

于玉屋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曾露頂之

豪其坐稚髮之長莫不授旗請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

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城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

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電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

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瘡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

曾人去會稽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

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

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

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弓士爭先

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

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湜首

赫斯怒爰

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

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曰砥厥渠魁張溫表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

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

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關之中陳琳為袁

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盧

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

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

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唐羅江九九江

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者十而七

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

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代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究正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人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尚書曰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

枯朽秦論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

漢書贊曰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雲將水塞野

單食及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周

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

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

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

于篚以迎君子小人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毅士之窺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

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禴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

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殺人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

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

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

曰桀為无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曠商不交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遺漢祖其

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請馬援密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

禹與朕謀謀惟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博籌於几

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營特其

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

于舍德毀其夜以黃紬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肆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

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

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

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遺漢祖其

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請馬援密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

禹與朕謀謀惟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博籌於几

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營特其

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卅紀曰王命歸璇臺

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玉曰

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

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

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夫定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況溫於天下漢書曰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之玉納龍氣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

通靈之賦交錯同端劉琨勸進表曰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圖亦如綿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

曰太易之始河出龍馬維貢龜書

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工公陛下

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止

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闢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曰周禮曰大

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

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宮廬

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鎖離題呂

服德厚也高詠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

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

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鉞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弓旃為墻杜篤論都

賊曰同穴表揚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擊空萬

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擊空萬

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鄆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稽顙漢書曰厥角叩頭

以額角取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國張騫擊空蘇林曰繫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

奴遠逃而漠南無王矣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

洛之間圖音銀謝承後漢書曰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

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

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之警言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

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法軍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

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

遙集乎文雅之圃翔乎禮樂之場火記曰由余款關

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興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槐市

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帝立學宮郊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

於東郊周禮曰冬至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

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尚風

人識庶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

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

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
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淮上疏曰明帝即
位自期門就學東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旬奴遺伊秩皆
王來入就學東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旬奴遺伊秩皆
百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而後孫楚客主言曰晉
主聖明方而割地長揚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
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歷代規摹前王與故莫不芟夷翦
民和而神降之福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
截允執厥中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
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
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
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
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戴記顯游觀之言
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上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
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
屋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謂

然而漢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妙夢見商之庭北荒
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柏北荒
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
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海岳
角其角一正東有壙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
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
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
銅雀鐵鳳之工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
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或以聽窮省窻或
上作鐵鳳鳳令張兩翼牽頭數尾或以聽窮省窻或
以布化懸法李九闕銘曰悉心聽省乃無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正位也相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
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嶠函有晉氏浸弱宋歷威夷
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

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

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

丹陽記曰大與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與許或墓二關

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

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

望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列瞻星揆地興復

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

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蠶順除之鄭玄

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蠶猶羅也

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

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泉假借字也周禮

曰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

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表燒闕於閭闔論語曰裨甚草創之西都賦曰闕中天之華

闕封冠山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天紀星紀也左氏

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傳梓慎曰歲在星

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

之次也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劉瓛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

化光後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

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總列女傳衛靈物覩雙

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覩雙

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闕疎以造天若雙碣之

相望徐幹七喻曰豐作範垂訓赫矣壯乎創制作範匪

厚廣夏崇闕百重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
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
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啟岐梁

此言建國立
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
洛誥蔡邕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
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維在焉

盛爰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帝王所居因功業
而後成禮文之德由
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
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
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
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
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

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誠榮緒晉書曰孫氏
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斂

而藏之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

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

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
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固
連以嶺屬朱闕

偉哉厚塞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

巖巖以雙立
翠微者高天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疊
疊起交綺對幌蜀都

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

賦曰鬱氣盈以翠微
也委篋則藏書也
重用之故爰文用

勢超浮柱

甘泉賦曰景福樹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
都賦曰景福樹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
甘泉賦曰景福樹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

色法上圓

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

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前賓四會却其九房北

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

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

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皆也暑者來寒往地又天長神哉華觀永

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

新刻漏銘一首 非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

乃勅負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

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

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辰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

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准

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土六人鄭玄

也揆景測辰徼斗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

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備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

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周禮曰挈壺氏挈壺

氏掌壺以令軍井九裘事懸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成挈

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

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視刻也分也而司歷立官時人廢業孟陬殄

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弓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時人

子第分敬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漢書曰孟取珍
不與五歲相值細明之珍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
十二月若歷誤去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

密行備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
吏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陸機之賦
天相應或時差五土二刻半不知夏歷密也

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崙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
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弘度遺
山之玉新序固無不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崙山

篇承天垂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
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布在方冊無彰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傳彼
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寶

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東璧其無實答賓賦
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若芡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
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
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昔伴問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

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執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且今
朕不知字民之道故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

之官漏出自金昆新漏以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
年會稽山陰令魏至黃即積水遠方導流乘則陸機刻漏
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遠方導流乘則陸機刻漏

不過一鍾導流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
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
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歲躔閏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閏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閏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

關蒞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

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惟賢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

絕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

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

月不散意者閻浮大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

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晏

罷每言長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登朝

辟四門屬傳漏之音聽雜之響

呼旦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所改作也以為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耀曰火中

曰寤瞻蜂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乘啟閉箭異鎚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禮記注曰八兩為鎚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

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建武遺蠹咸和餘舜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

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納之規引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

刻銘曰乃制妙器劫手肅氏銓累筒三階積水變律改經

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幼習吐水無滯咽變律改經

一皆徵葦蔡邕律歷志曰凡曆所葦

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

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不謬圭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

撮無乖忝累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主撮權輕重者不失忝累應劭曰圭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

又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

分天之邪正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

為安寧四氣和為二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歲時項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立倉用歲項歷此於六歷疏闊中最高為微

近又曰淳于陵梁西復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

求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

功載在銘典

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况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

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

合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勳倍楹席事自帛机

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

中机之法孔甲有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尼也蔡邕銘論曰昔召

公作誥先王賜朕非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大師而

封于齊其功銘于且吾之野

哉崔玄山類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錄玉簡金

銀書金字與矣乃詔小臣為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葉子

曰消息蕩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其去無方尚書曰

乃器擊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晏是權

概禮術銷亡世道交

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手刀次聚木班方

擊手刀半自南孟東曰以銅作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維彼四

方壺外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機

此承注陰翬吐羽孫綽滿刻銘

倏往忽來出神入如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

鬼出微若抽繭逝如激電法機漏刻賦曰形微獨耳不

輟音眼無留留銅史可刻金徒抱箭張衡漏刻賦曰蓋

戰授受靡言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惟精惟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

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

合民暮卷莫莫晨生

尚辨天意

猶測地精詩泥歷極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况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民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閔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祗殲

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

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曰不以繁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

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何用誄德表

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何以贈

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

爵同齊魯日邦祀絕亡流裔異萬

動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曹稱王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日初

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畜炎上之

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聶，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

莫近於春秋尚書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含孽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三公象也。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曰：周易曰：履道坦坦，能台能。

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龍，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大尉，賜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魏志曰：案曾祖父龍，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考葬葉佐時。魏志曰：案父謙為大將軍，何遜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衡曰：愁詩序曰：出臨朔宮，庶績咸熙。尚書曰：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梓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

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識曰：子夏六

十人共撰仲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敎謂馬

泉勢如轉國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案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

其若局逞巧博奕惟賢

魏志：案為人固其器，為壞案為復之，其若者不信以杞蓋

此論更以他高為之用

相此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

者乎為之循賢乎已。

皇家不造京室墮顛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皇天集于厥躬。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宰臣黃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

翁然鳳舉遠竄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

振冠南

平元年二月乃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翁然鳳舉遠竄荆。魏志曰：案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七編曰：然風舉，軒爾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龍騰毛詩曰：蠢爾，荆荆。

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潛颯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庶其蓬室若廣質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師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察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傳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

是與斯言謂璋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詳 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都

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都縣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榮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則伊何勞謙麻菲已

周易曰勞謙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志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

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孟子曰 疏曰舉無遺策觀漢記魯恭上我王建国百司備人

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祭筮獨斷 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

華蓋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祭筮獨斷 榮曜當世芳風晻諳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靈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

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一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又三事以清塗也

尊懷來徵外亦虫矣 歸附其威信也 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統

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 蔡邕表成碑曰孤孤嗣含哀長慟發軔北魏遠

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悲怨彼青青泣如頽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義貫丹青 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 好和琴瑟八分過友

生 毛詩曰妻子女好合如鼓瑟琴又曰引伊人矣不求友生 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皇心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

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

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 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白恐殞越于下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凶有數存亡有象 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 儻獨有靈游魂泰素 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 我將

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 孝經接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

白驥悲鳴 輟馬頌悲鳴五步一彷徨 虛廓無見藏京

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深高誄曰孰去 延首歎息雨

泣交頸嗟乎天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班好

人徇財君子徇名天 下皆然不獨人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揚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

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

懷舊賦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

家是以人服事其上也下無觀視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尚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

左右矯矯楊侯毛詩曰矯矯武臣忠節克明

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

永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

身沒名垂生哲所躋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行以號彰

德以述美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

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其辭曰

號矣遠祖自有周昭穆穆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周伯喬者以支庶

也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弈世不顯允迪大猷尚書曰

顯德毛詩曰莫之荻天猷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天而

野其曰龍戰于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鄒陵之戰

至以子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楚子使工尹襄問

傳仲子曰鳥則擇木家語曰鳥則擇木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

文五十一

左氏傳孤突曰策名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答賓戲曰振

委質貳乃碎也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楊肇序曰肇驍騎府君

騎將軍生暨宇休先領軍
將軍生暨宇休先領軍
將軍生暨宇休先領軍

道無競惟時
子弱冠已見上文
道無競惟時

蒸爰亦怡怡
尚書曰克謂以孝蒸爰又
蒸爰亦怡怡

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
洽聞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僑聞李而後
散璞發輝臨軼止作令
散璞發輝臨軼止作令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

命治書侍御史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如傷庶獄明慎刑辟
端詳庶獄庶慎
端詳庶獄庶慎

于張尚書帝曰
庶獄庶慎
庶獄庶慎

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釋
寡罪從輕朝廷稱之
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釋

友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
下稱之天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倉盈庾億國言
倉盈庾億國言

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倉盈庾億國言
倉盈庾億國言

廣惟億新序曰孫長
煌煌文后鴻漸晉
煌煌文后鴻漸晉

敖相楚國富兵彊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君以兼資

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永嘉上疏曰朱

雲兼資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

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字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將封

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魏氏順天聖皇

詩傳曰諸侯赤黻蔽與與古字同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渾口位于晉嗣王周

祖烈烈揚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年侯與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

以度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茫茫

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文化治矣

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

經此州而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

肇碑曰領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于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文暨謂子西曰夫國語楚藍尹文暨謂子西曰夫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曰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

乘讎釁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繼褰糧盡神謀

不忒揚肇伐吳而君子之過引曲班固高紀述乘釁直如彼日月有

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扣子請死曰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負執其咎功讓其方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

傳孔子曰越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退守丘瑩杜門不出漢書曰王

請游自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米

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靡吉尹不咨無疑不質

毛義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無質位貶道行身

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義傳曰貶墜弗慮弗圖乃

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吳天不弔景命其卒

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揚公子囊佐楚遺言

城郢史魚諫衛公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遂曰吳卒

子謂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弒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

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

聞君召蓬伯玉而貴之子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

薨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多頌其命聖王嗟悼靈輿

祿誅德策勳考終定謚筆碑曰肇薨天子恩焉遺謂

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誅策應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

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莞赴者同哀路人增歎

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

昭曰露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

退潤也俯感知已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切怛

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數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立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濟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

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志成侯之元女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

誤也漢書音義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

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

隸之藝孳孳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可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其奇之

論語子曰回也在一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非飲食均勸曰菲薄也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云云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

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

姑余之伉儷焉

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士之又不往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遠哲魯氏

歲卒於德宮里

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

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

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

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

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棄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

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名器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

命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

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探賾味道研幾

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又曰夫易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子之遘閔曾未齒

齒也卑蒼如彼危根當此衝焮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德言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焉也左氏傳下孫弱冠流芳

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

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固不必諱潘楊

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如爾

休爾戚如實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視子猶父不

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焉

愛亦既深錐殊其年實向厥心日景西望孝子朝陰如

何短折背世湮沉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

也三十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

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父母生我劬

勞左氏傳曰相絕秦曰諸嗷嗷同生悽悽諸舅莊子

疾首暈就寡人嗷嗷同生悽悽諸舅莊子

而哭之春蘭摧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剖于和含

芳委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

曰破壁毀珪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

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

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

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埏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能襲吉

孔安國曰龜筮一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

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

臨穴永訣撫

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

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

扶道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大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守太子右內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虞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頰助率重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 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

良方正 徵也中書郎南陽相 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

第三子也初封南陽三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夢頃之選

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世祖武皇帝也報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大

子之崩以尊也其崩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子

何以在人上故曰崩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 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

先啓寡君其在于漢邁勳惟嬰 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

業小大雙名 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顯祖曜德牧充及荆 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充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 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 孔融薦彌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賓戲曰摘藻如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隋和發彩流潤 淮南子曰

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如彼錦績列素點絢

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可矣情兮美目

焉子素以為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

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論語子曰文忠信裏也唯我與子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麻步長逮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成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綱高者其和綱寡者其直求自弱冠厲翼翮儀初升

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鳴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左氏傳陳敬翹輿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內替兩宮外宰黎蒸

曰伏蓬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微也

典引曰巡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都寵子惟三左氏傳延慶季子曰泱泱乎大設宮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祈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

乃眷北顧辭祿延熹孟子注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

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曠昔之羊子為敬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

汝衆實勝寡慎子曰由居吾語汝衆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弊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

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已

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子

獨正色居辱志中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必猶致其身論語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獻替皇盡規媚茲一人國語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獻替皇盡規媚茲一人國語

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為可而替黨言忠

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將僕儲皇

謀世祖是嘉漢書是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

奉繼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

有疾子曰斯人曾未知命中年墮卒嗚呼哀哉論語

也而有斯疾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論語

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

子曰君子死而富而貴無祿而富湛族為盛門性

而貴無祿而富

而貴無祿而富

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能殯不簡器藏樂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誰能按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

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二所

薄葬簡斂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揚雄述曰淵祭操明

達困而彌亮板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板輅

車也周禮曰喪稱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板輅載板

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望子崔暹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淚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曰二三婦死揮涕哭甚陳仲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曰日往月來暑

退寒龍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

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折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羗反未弭而編戶之民

又肆逆焉傳揚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注曰月息也漢書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曰王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以偏將陷子罪大矣漢

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

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青拖紫朱丹其

載漢書此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秦隴之僭鞏更為

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前鞏降東觀漢記曰羌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觀堯亮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攻城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

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

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之竭芻蕘聲絕漢書子左車曰樵

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芻的以鐵鑲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言以鐵鑲繫

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

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二礮石也杜篤論

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 爨陳焦之麥柿字 枳 杓 角之

滯然燭與蠶並同力對切 松說文曰林削柿也 用能新芻不賈人玄田取給青煙傍

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木火然其中青煙騰其 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實壺鐻雷瓶無武以

偵卑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 將穿鄉首作內林積

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來橫注曰大麥

以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玉隱晉書曰濟南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勢書

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聖朝疇咨進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頻為并州刺史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

吏兵以擯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

今字 大將軍屢抗其疏形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 以少御衆載離寒暑

莊子曰晉之善戰 臨危奮節保穀金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勳効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 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解敦禁効何假授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 詔書遠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全

軀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

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繫士之聞已穢其庸致

斯致思無不至矣登於豐山而奠曰於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嗟乎妬之欺

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質首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尔行矣慎无

昔乘立之戰縣賁奔父甫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入戰于乘丘縣賁父

而全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肉服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劔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賈

其文哉乃作誄曰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成與擣里疾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為也高誘曰器備性也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賁奔父甫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棗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十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

秋周貪婪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上者黨用詐驗為婪

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又曰

網其武安之屬華更恣睢潛時官寺無道佞傲荒惡恣

競逐於京師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

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蚩夷攻燔

寺齊萬虓呼閼震敬馬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閼如

秋漢含孽子曰三聲勢沸騰種落扇扇熾謝承後漢書

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扇熾謝承後漢書

吳降聲勢猛列毛詩曰百川沸騰風旌旗電舒戈矛林

俗通曰諸羌種浴熾盛人為邊害

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彤珠星流謂治歲以灌敵司馬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

號泣於旻天嬰麥麥而炊負戶以汲系如之危倒懸之急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問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

彌亮毛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莊

韓偓也白虹貫日申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懦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若霑恩撫循寒士挾纊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春蠶春蠶大

羊阻衆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

陵弱衆潛隊密攻九地之下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

天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

假氣游魂鳥魚為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人命懸於

馬生才博智贍解嘲曰雖其人之贍足也偵命以瓶壺列靈

以長漸徐爰射雉賦注曰刻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

董若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培壘木石匱竭其稈空

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

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

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

易亡存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八我河庾化為寇糧實

賴夫子思暮模彌長蔡邕續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

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前典莊子曰未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而解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勤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奔社稷不亦惑乎尚 思人愛

樹甘棠不前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矧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

具備師聽五

薛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孰是勲庸而不獲免

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狷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

退食毛萇詩傳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舉不戢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戰其左翼惟師尚父時志爾太勞猜爾小利

方言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

馬生琅琅高致志也廣雅曰琅琅壯士不得發憤因圖沒而

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哈亦懷

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單東保即墨燕

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

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置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

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

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

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

兵善者出奇無窮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

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

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

搖之筆端各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頌况曰家僕周禮有畜隸

也頌與班古字通也頌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閔

也頌與班古字通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頌與班古字通也頌與班古字通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圍心焉摧剥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劉縉聖賢本紀曰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

毛詩曰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子令聞不已

後昆周禮曰凡有功德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虜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給一百匹粟二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位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臺

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華誄曰將宏王畧獯虜間釁

劇摩剝司充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

後漢居山陽武帝幽并騎駑屯逼鞏幽州之鞏鏃

冀州之弓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

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手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商不謀夏夷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璿誓命沈城桃毛詩曰桃桃公子毛身飛洛毛傳曰獨行貌也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

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璿滑臺

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

鄭玄元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禮曰章末臣家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孤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

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角也故當于

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與父殺

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孤處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

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

題名也漢書音衛青曰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

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傳左氏傳曰相絕秦曰我亦裴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昨

傳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

鷓鴣高翬薛綜也軼我河縣伴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

王官迭與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

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駢駢窮由聖嗷嗷羣悲師老變形

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更卒無半救馬實掛巨秣漢書

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

圍者掛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

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

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烈烈陽子在困彌達曰困

窮而勉慰痠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

心奪義之邊疆身終鋒楛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殞

節魯人是志汧督劾貞晉策攸記亦見上文皇上嘉憐

思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

庸恤孤表漢書滕公細柳楚令尹曰嗟爾義士沒有餘

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向法盛晉中興書昌延之為始安郡道經

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

璿亦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桂椒芬

香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雲殊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籍也言物以希為貴也籍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無人之蓋

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

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

隨踵而立者人之

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者堯時之人也莊子曰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

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

辟於上洛熊耳山西樞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故已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邳惲謂鄭敬曰子從

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

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錙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

矣錙銖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

東鑑漢記曰上賜東平王

蒼書曰歲月鷺過山陵浸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

與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司其塵陸

子同

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

陸以揚詩曰惆悵懷平素

景游豫躡餘蹤尚書

曰餘波入于流沙

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

幽居而不淫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左氏傳

秦伯曰夷吾弱不刃弄長亦不改

禮記

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眾不失其寡

愈見其默少而分負病居無

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

香家貧內無僕妾

井曰弗任黎叔不給

列女傳曰

之妻謂其夫曰親探

井曰不擇妻而娶

母老子幼就養勤儉

禮記曰事親

左右就養無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九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悅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掾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吉也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因辭而去及美我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取良公車徵遂不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陽秋曰

穆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穆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田粥鬻蔬為供魚菽之祭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織紵紵音絢縹蕭爾以充糧粒之費穀梁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紵縹蕭爾以充糧粒之費穀梁

促就成省曠張茂先谷何劭詩曰恬始所謂國爵屏貴

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淑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重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
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
樂令然曰靖好其辭曰
廉自克曰節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違曷去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龍恭遂初賦

洪族既高陽之休基史記曰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廉深簡潔貞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

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

有一於身必被議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因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客首陽為出柱下為工飽食安坐畏祭

以任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

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

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聞德虛已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人之秉彜

於東鄰之性論語曰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

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

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禍隘不為不恭

禮記曰諸侯之下上視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

可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

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李州郡茂才數病去官

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皇則兼善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

天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亦適莊子曰知忘是非非心

也適汲流舊巘葺字家林廣雅曰晨烟暮靄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

家史記原憲曰若人不足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攝懼益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大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錫

武文曰悼德惟之頁漢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

何如孰玄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

謂若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謂天竺高胡堡斯義

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竺高胡堡斯義

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竭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覆

信曷憑思順何實周易曰信思順也年在申身疾維疴

傷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視死如歸臨凶

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藥劑弗嘗禱祀非恤藥劑有司

論語子曰丘僚幽告終懷和長異嗚呼哀哉僚向也禮

有鬼神孫卿子敬述靖節式尊遺占世書曰陳遵口占

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賻省計却睡輕哀薄欽禮記

計於其君云其臣死鄭玄曰計或作是至也臣死使人至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

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之嗚呼哀哉河內四考鈎曰有壤者可

CENTRAL LIBRARY

形還葬而無槨稱其則斯之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謂禮說文曰空之葬下棺也化而生又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曰餘說武臣曰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人告宵殷墨書慧非并

非駕毛萇詩傳曰其為人也多暇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矣舒布在前載西賦曰遽與國而卷舒西取贖金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嚴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快違衆速尤迕風先

夔班固漢書注曰是殆匪謂清衆性世淺為尤侮深作必先矣雨隧則概身才非寶莫榮言身及才不足為寶必先矣

必先矣雨隧則概身才非寶莫榮言身及才不足為寶必先矣

哉

魏雅曰永遠也左氏傳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

妻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弟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諡手以康為諡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取死則

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牛君嘗欲殺之固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石鍾先生辭不受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違違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物下惠也論語抑下

惠為士師鄭玄曰抑下惠魯大其在元生同塵往世塵

夫也展禽食采抑下謚曰惠其在元生同塵往世塵

已見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乎哀哉康黔婁惠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柳下惠也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既薨追進為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公昆能煖龍鄉

輟曉鄒行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行吹律而溫之至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昭軍去魏縣城辭

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馬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皇帝痛

掖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官梓蒼曰問靖也風俗通曰

為名也巡步檐而臨黃路集重陽而素椒風嗚呼哀

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地賦曰後宮則有

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相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天寵方降玉姬下姻沈約宋書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中吉承天寵蕭雍揆景步屐爰

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蕭雍揆景步屐爰

臻蕭雍王姬之車又曰此彼配兮瞻望母方國軫喪淑

之傷家凝霄寔之怨穆人潘岳秦氏從妹詠曰天災慈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

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萬旌曹植卞太后誄曰敢揚后德表之旒旒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動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

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其

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天子用八其

辭曰

玄丘烟因焜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

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娵

六代三十一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知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
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高唐淩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
山之陽高丘之岨旦誕於蘭儀光啟玉度
為朝雲暮暮為行雨均青方娥瞻
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嶷武帝納皇后頌
日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
星比婺比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師嫁之女也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
麗麗締綌出櫛蘋繫是謂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以采蘋南間之濱又曰脩詩貫道稱圖照言廣雅曰
子以采蘋于沼于沚
世本日史皇作圖宋忠曰翼訓如幄焚執堯門列女
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雀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
致其化焉史記曰禹以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

昭帝漢也姁身十四月生上曰昔聞堯十四 綢緞史
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合所生門曰堯母門
館容與經聞史三史 陳罔緝藻臨豕分微武國風游藝
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 踏冬愛怙悵秋暉楚辭曰蹇
踏左氏傳曰鄆舒問於西只季曰趙襄謂趙襄賢對曰趙
襄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
畏楚辭曰心展如之華宜定邦之媛毛詩曰如之敬勤
怙悵以求思
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
后居顯帝即位於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
陽殿 秦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
集社慶謁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社施于孫子鄭玄禮記
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皇胤璿
屋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武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以招之詩云式如王式如
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齊頴接粵均芳毛詩曰崇木棟之華萇不華雖鄭玄以蕃

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武帝立武視朔書氣觀臺告
侵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以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視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八頌高和六祈輟滲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禘四曰祭
謂將小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昭附

以蕃

觀臺告

成災也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八須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仰昊天之日莫報然

息毛詩曰庶見去於冠子較人祭祭子也

凱風之徒採擷極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蒞昧與善寂寥

餘慶淮南子曰注注味味從天之道與善已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經曰我見上文孝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

哉率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蕭龜茲既辰呂氏春秋曰題

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階撤兩奠庭引雙

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

省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相鄭文曰屬着也引所以

車引極車也在輔曰辨又禮記注曰輔殯車也維慕

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叔儀薨又

兩極路引雙轎簡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曼司馬

身爾子永與世評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曼魁漢

旋載衣崇徽章而出哀旬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

而賜之也穀梁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諱其行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說文曰闐建春而右轉循闐闐而逕渡河南郡境

城曲重門也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

宮閣銘曰洛陽城間闐闐門楚辭曰凌大池而徑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迤於步步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

環廻坊藥池而日而致是日樂池成血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姚晨輶於解鳳也蓋也儀金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

車如淳曰輶輶也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鳳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輜車為倅也臣瓚曰奈始皇崩祇其喪載以輜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古儀璣說是也相譚新論曰東與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九乘輿昔羽蓋金華山鄭玄詩箋曰俄傾也

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寢為山鄭玄注曰送墓道也重扃闕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末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

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響自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嗚呼哀哉

哀上 哀末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啟及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啟及將落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啟期

告于寢宿與緒亂緒也思玄賦曰俄龍輜兮門側嗟侯

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輜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輜喪車也嫂姪兮

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威驚號

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曰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今奈

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盡余

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初及輜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

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

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髯徒髮兮髯髯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徠

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餼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悽切

曰土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極乃相布席乃奠禮記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鬢兮初遇馬

廻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

室陰兮帷幄暗兮櫺虛掃風鳥倦翼兮忘林魚仰沫兮

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途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岑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啟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

蘭房兮繁華龍衣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龍還也中慕叫兮

擗擗之子降兮宅兆擗擗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窆杜預左氏傳注曰觀親身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

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

何何惻惻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睟也既遇日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

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

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吊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惠

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人且孃然寤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
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袁善生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哀下

顏延年宋文自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甚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揔其名曰大行皇帝行

下孟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切 龍輅也輅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輅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

著金而閑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梓餘征切韓詩曰纒



擊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輔車曰纒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車植宣

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

面朱纒厭翟勤而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轎車也鄭

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駮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駮兩駮皇塗昭列神路幽

嚴皇塗古制故曰昭列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喪

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飾遺儀於組紜

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轎車辭祖稱也

淪徂音乎珩行珩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纒

后誄曰著德大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

人鳴御玉于房中告夫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珩有

音璜璜璜珩悲黼黻之移御痛靈禴以之重晦周禮曰大朝

撤奠殯階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乃命史臣
極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謀謂積累其辭曰
倫昭儷異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
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言在昔有
憑應而

尚缺 圓精初鑠方祗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
也精氣一上一下圖周後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
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
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祕儀景甯圖
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甯甯甯其容光而升玉繩也昌暉在
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

進而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郁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
詩書毛詩曰千以來蘋又曰于以來藻鄭玄毛詩箋曰蘋
之言宜藻之言藻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
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 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
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 亦既有行
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素音增絢毛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
日繪事後素曰禮後 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毛詩曰象服
乎馬融曰絢文貌也 觀其辨又曰 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
柔嘉維則

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義方之
于虞 方江泳漢載話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德被于
塞淵 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用
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集寶命仰陟天機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
考靈耀曰璿玑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機曹植也尚書
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機然機與機同也

宮登曜紫闈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魏
明帝苦寒行曰修德
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彼若吳

容成紀周語伶州鳩曰諫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
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發音在詠動

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
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曰歸寧父母毛
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功媿好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
今樂家五日一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
黃龍射前大星女主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下節震騰上清眇側惟德動
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道下節震騰上清眇側

有來斯雍無思謂道輔仁司化莫
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縮懦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

象物方臻賦視稷告洽象物斯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晰之逝劫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冲思玄賦

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
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
今樂家五日一坤則順成星軒潤飾

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
黃龍射前大星女主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
天無遠弗届卜蘭太子頌表曰道
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道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
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
理也國語曰幽王三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心
豕率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而方謂之眇朔而
月見東方謂之側匿縮懦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
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縮懦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
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謂道輔仁司化莫
晰之逝劫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冲思玄賦
象物方臻賦視稷告洽象物斯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賦役鄭玄曰不

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莅不

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

也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也蘭殿長陰椒塗

帝猷丕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弃世也蘭殿長陰椒塗

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倚

取温煖除戒涼在肆二杪秋即窆而清風戒寒賈逵曰火見

惡氣也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葬三月而葬說文曰肆座也楚

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

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窀穸也

也窀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窀之倫切霜夜流唱曉月

升魄流唱曉月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八神靈引五輅遷

迹軍裝周禮曰八神奔而警蹕焉振殷轡而嗷嗷諸嗣哀

哀列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灑零主墀雨泗丹掖劉

駉玄根賦曰致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

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南昔國門北首

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歎感今惟昔僕人按節服馬顧轅

山園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山園僕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

夾轆也李陵詩曰轅馬遙酸紫蓋眇泣素軒馬賦曰紫

顧悲鳴五步一彷彿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

蓋漂以連翩素軒猶素車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

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野淪藹戎夏悲謹

京邑朝野淪藹戎夏悲謹戎夏交梓也來芳可述

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前曰戎夏交梓也來芳可述

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東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

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其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歿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各凡人手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塋也

其日至尊親奉奠其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乃使兼太尉其設祖于行宮禮也帝崩未諡故曰其

乃使兼太尉其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翠帟舒尊玄堂啓扉大喪則告諡南郊祖已見上又翠帟舒尊玄堂啓扉張協漢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呂司徒詩曰俎徹三獻筵去此寧寓歸于幽室玄室冥冥夜彌長俎徹三獻筵

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綸袂闕袂鞠衣展衣

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駑為輅而撫心周禮人太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沒衛鄭玄曰蜃車輅路輅載抑口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禹正欲賦曰行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女車麟面駑為輅而延首想駑為輅而撫心

信之莫臨椒塗之先廓哀長
赴時無二展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
詔左言光敷聖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

其辭曰

帝唐遠宵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

盟為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為晉士師魯文公世

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詩曰克柔已見上文清漢表靈曾

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其美書曰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山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平今王翁鄭孺從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爰定厥祥徽音

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米厥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敬始絃緹教先種稌列女傳敬姜曰皇太后親蠶玄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稌之種而獻於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

上文揚雄書曰賢女譽芬於蘭茝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

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世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父勞于外毛詩于佐求賢藉諷無訛毛詩序曰卷耳后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顧史弘武陳詩展義陳賦曰顧

之志而無諛設私謂之心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問詩十亂斯侯四

教罔忒論語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下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

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忒差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

我來年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如化天下以婦道也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謂后也言軒

CENTRAL LIBRARY

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敞有曜曆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約至舒月御也

閔子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子小子周易曰天命不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家

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壽宮寂遠清廟

虛歸嗚呼哀哉建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帝

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

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周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

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璋瓚奚獻**

禮禴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馮相告祲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

是將大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

懷曲豐沛之綢繆兮昔神京之弘敞帝豐沛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記曰

陳象設

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太荒之中

陳象設

CENTRAL LIBRARY

於園寢兮映輿鏤犯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

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望承明而不

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賦曰承明門後宮出繼

池綽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

瓜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

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

造舟迴塘寢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

為梁迴塘寢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賦曰

分昔迴塘呂氏春秋曰水籍閼宮之遠列兮聞續女之

遐慶毛詩閼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始協德

於蘋蘩兮終配祗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

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藻已見上文漢書慕方

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

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

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十

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絲綉縹縹

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思寒泉之罔極

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所在

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綏詒我彤管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

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

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延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漢書太原郡 其先出

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鄉

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建國命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

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

有儀公潜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

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

隱括之中直已不直入蘧伯玉之行也

卿子曰拘木必將待槩括然後直劉熙孟子遂考覽六

注曰槩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

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周流華夏隨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極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

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于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禮記

四人共撰仲生微言事父母冠纓纓鄭玄曰纓纓飾也孔安國論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數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

於景聲也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

於響也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取朋勤誨

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漢書

李尋

傳曰王根輔政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辟也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

為誰表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

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二毛萇詩傳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

年號允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非所實具念毛詩

其未懷毛萇詩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

傳穆叔曰太上有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

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闕斯禮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俾芳烈奮學

百世之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純懿淑靈受之

自天毛詩曰有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

今而後知泰山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

為高海淵之為大匪惟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

曰據我華而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揚

曰龍德而隱者也確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對禪書曰

乎其不可技潛龍也

之略 棲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術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

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弁而辭之范曄

趙典與秦有道並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

爰勒茲銘擄其光耀章昭漢書注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井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

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潁川郡有許

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興濯含元精論衡

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

百有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兼資其九德摠

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臯陶曰寬

脩百行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

焉善誘善道正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

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

經曰進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

許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為郡功曹

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喜半歲太丘

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

矣乎民鮮父矣孝經子曰其

發不肅 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左氏傳晉卻至諱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

靜也 會遭黨事林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敵劬我友自逸交

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

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

何公司徒袁公甚暉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致意欲持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不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

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

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

皆金印紫綬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

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妄子死期將至 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

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哀職謂三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 故時人高其德

重舉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二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 八月

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

命時服素棺槨財周視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

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

行哭失

禮記曰內

行哭失

行哭失

行哭失

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大將軍弔祠錫以

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

嘉謚何進遣使弔祭曰徵士陳君曰崇嶽瀆之精苞靈曜

之純孝經接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西瀆之精仁明又鉤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言緯曰有

考靈曜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

屏予一人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有儒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大乃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

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言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

書曰信命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諱奉

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

荀爽字慈明辟帝拜為司空又曰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韓融字元長辟帝初官至太僕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遠近會葬千人

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

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

鮮能及之重脞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在榮沒哀死

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乃作銘曰

CENTRAL LIBRARY TAINAN